

关于“不兰奚”的蒙古文对应形式 buralqi 及其相关问题

照那斯图

“不兰奚”又作“孛兰奚”，同为中世纪蒙古语一个词的汉字音译。其对音词在蒙古文里的具体形式是什么，以往学者们只能利用蒙古语文历史知识和外籍文献记载做出自己的解释，但因为这些分析不是建立在可靠材料的基础之上，所以拟出的意见缺乏科学依据，不能令人信服，这一问题一直拖延下来。现在，终究可以改变这种窘境：在黑城出土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出现了这一词：既有蒙古文形式——buralqi，又有其汉文音译——“不兰奚”。

我们所说的文献，收录于《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全十册）^①。

buralqi 见于 MI·0490 [F116: W62] 卜鲁罕妃子分例米面文卷（第3卷第61页），下文为 bičig “文字”，上下文合起来是 buralqi bičig, “不兰奚文字”，意为不兰奚写来的呈文，此文件年号月份为“延佑四年正月”。相同文字还见于 MI·0493 [F116: W349] 卜鲁罕妃子分例米面文卷（第3卷第616页）。所谓分例，是指当时由当地官府负责对屯驻该地王公、妃子、驸马按月供给的米面和羊酒。亦集乃路管辖内的这些人物，每次领取各自的分例时，由他们的承管人向亦集乃路总管府呈报蒙古文文书，蒙古文文书再由总管府译吏译成汉文附后，凭此向有关单位支取钞锭、米面和羊酒等。因此各种分例文书都有蒙古文原文和汉文白话译文的对照本。而现存文书，多属残本，两种文字内容相同部分共存者非常少见。上面两例蒙古文的相应汉文译文就属此例，均有缺失，所以其对应译文“不兰奚文字”这里已不见，但我们从其他相关文献里却发现了它，例如在 MI·0494 [F116: W93] 卜鲁罕妃子分例米面文卷（第3卷第617页）、MI·0497 [F116: W73] 卜鲁罕妃子分例米面文卷（第3卷第620页）里见有“不兰奚文字”。这里，不兰奚是人名，是卜鲁罕（蒙古文 buluqan）妃子的承管人，不兰奚文字就是他为领取卜鲁罕妃子分例所写的呈文。这虽是特定人名，但其蒙古文原文形式和其对音汉字双双表明，这无疑原本是与汉语

^①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全十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阑遗”等义普通名词。

以往有不少国内外学者研究这一词的来源及其语音形式。这方面，周良霄先生的《“阑遗”与“孛阑奚”考》^①这一专题论文最具代表性。文章写得全面深入，分析、阐述有根有据，结论相当完美，其中把“孛阑奚”的原文准确构拟出这一点特别值得称道。他在论文中说：“根据元人的译例，‘孛阑奚’不能对 bularγu，而只能对 buralki 或 buralgi。”（见第 181 页）他与顾菊英合著的《元代史》^②一处注解里将“孛阑奚”拟作 buralqi（见第 450 页脚注^③）。该词也可以标写为 buralki。这里，他所拟这一词的语音形式与元代蒙古文文献完全相合。我们在此，仅就这一词在蒙古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加以说明，以帮助了解这一词的来源、形式、意义和发展变化。

我们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 boulargoutchi（转引自周良霄文）说起。这是有关这一词最早的拉丁字母记录，非常宝贵，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基础，译音相当接近，只是不够精确。

这个词在蒙古文里的写法应是 buralqičī，其意就是周良霄解释的“阑遗监”。这是个派生词，词性为名词，其尾部 -čī 是名词构词附加成分，表示掌管某种职业的人：buralqi 是“阑遗”，buralqičī 是“阑遗监”（掌管“阑遗”的人）。构词附加成分 -čī 古今蒙古语都很常用，大家熟悉的元代蒙古语官职名“达鲁花赤”就是 daruγa（词根为动词 daru-，表示的基本意义是“压”）“长官”后加 -čī 构成的，表示“长官的长官”，即指在元一代相关各机关同一层级中最高的长官。

buralqi 也是派生词，词性属形容词，其词干是 bural，名词，指“流散的人和物”。-qi 为名词派生形容词的附加成分，表示名词词干所具相应意义特征的形容词。buralqi 指脱离原主、原地而散落、流荡他处的（人或事物），这是其原始意义，元代引申而生出的特指意义由此产生。由 -qi/-ki（阳性/阴性）派生的词比较少见，现代蒙古语中有 törölki，其词干是 töröl，名词，表示某种“亲属关系”；törölki，形容词，表示“天生的”、“同有的”、“故土的”，例如 törölki kele “母语”，törölki nutuγ（元代 nuntuγ）“出生地、故乡”等。这里，buralqi “不兰奚”作名词用。

bural，也是派生词，词尾 -l 是派生名词的附加成分，而 bura 是这一派生词的词干，又是包括以上所及全部同族词的词根。

bura，在《蒙古秘史》汉字旁注里作“漫”，后面节译里对 bura（漫）tara（散）只用“散”一字，“漫”被省略。这表明“漫”义与“散”相近或相同。据《元语言辞典》^③，“漫”有“满、遍”之义，这里表示“遍布”的意思。bura 见于元代蒙

① 周良霄：《“阑遗”与“孛阑奚”考》，《文史》第 12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② 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③ 李崇兴、黄树先、邵则遂编著：《元语言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

古语文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例子通常与 tara “散开”连用。下面是《蒙古秘史》里出现的两个相同类型的例句:

其1, Baya' ud aq-a de' uu minu qari qari tutum-tur bura tara bui (第213节)

原译: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都散在各部落里有。(漫)(散)

今译:姓巴牙兀惕的兄弟们,分散在各个部落里。

其2, To' oril ügüleriin soyorqa' asu nigus aq-a de' uu minu qari tutum bura tara bui (第218节)

原译:脱斡邻说我的兄弟捏股思散在各部落内。(漫)(散)

今译:脱斡邻说:我捏古思部落兄弟分散在各个部落里。

同一结构的词组,还曾在一份回鹘式蒙古文令旨文献里出现过,在用法上与《蒙古秘史》完全相同,也是修饰动词^①。

bur-a tar-a 作为固定短语,以副词身份修饰后面的动词。实际上,这两个词分别为独立的实词,而且都是动词。bura,我们从元代文献中没有找到它独立出现的实例,但在现代文献包括I具书中仍存记录,如斯钦朝克图编《蒙古语词根辞典》^②中有这样例句:γadan-a času buražu bayin-a, sayin juḡaḡalaḡu emüsügerei “外边在飘小雪,要加穿衣服。”bura也可能是派生词,由词根*bu-和附加成分-ra组合的形式,而bu-是属于已死亡的原始词根。试比较:buta(粉碎)čoki-“打得粉碎”,butara“纷飞”、“漫地飘落”,两个词的bu-为buta和butara的原始词根。也有一个可能, butara是由bura和tara缩合而成。bura还可以派生名词,如buray-a“茂密的树丛”。

bura tara两个动词以词干形式结合成短语并直接修饰另一个动词,这大概是中世纪蒙古语语法方面的一个特点,在现代一些蒙古语族语言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用法。因为这一问题过于专门,这里不再进一步讨论。

以上我们就蒙古语buralqi“孛阑奚”一词的词根及其再生词语做了一些语言学方面的分析,以供学界人士进一步研究参考。

这里,要附带讨论与这个“孛阑奚”一词具有连带关系的另一个词——“按答奚”。后者在蒙古语里的读音到底是什么,多年争论不休,无所适从。现在buralqi可以给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两者属于同一类型构词规律所支配,“按答奚”的蒙古文形式应该是aldalqi,其词根alda-,动词,“罚”;再生词aldal,名词,“罪”;再再生词aldalqi,形容词,“犯罪的”、“受罚的”,又可作名词。问题是,“按答奚”如蒙古语做aldalqi,其词汇意义是什么,是不出“罚、罪”范围呢,还是有学者所解释的

① Dalantai Cerensodnom, M.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93. 《柏林吐鲁番文集中的蒙古文文献》, (蒙古) D. 策仁索德那木、(德) M. 陶贝, 其中 Tuyluytemür 令旨(至正十二年1352), p173。

② 斯钦朝克图编:《蒙古语词根辞典》(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年。

所谓“杀”或“死”？我们现在仍不掌握 aldalqi 在蒙古语的精切意义，但从蒙古语构词法的角度说，它绝不与“杀”或“死”相联系。女真文文献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女真译语·人事门》载有汉字标音“恩忒黑”、注义为“罚”的一个词^①，金启琮编著《女真文辞典》对这一词的转写音标为 əndəxei，注义为“罪、罚”^②，在语音和意义上与蒙古语相一致，说明蒙古语的 aldalqi 之义不外是“罚（按：动词）”和“罪（按：名词）”。这就证明，汉语文献中所见蒙古语的音译词“按答奚”绝无所谓“死”或“杀”之义，表示处死意义的蒙古语词只能是 aldaq ükügü (boltuγai) “处死”这一固定词组，详见拙作^③。汉语文献记载中的“按答奚（罪）”应和蒙古语的 aldaq 相对应，而“按答奚（死罪）”应和蒙古语的 aldaq ükügü 相对应。《黑鞑事略》所称“有过，则杀之，谓之按达奚。”（王国维《黑鞑事略签证》，第15页）^④那么，这里的“按达奚”是不是就是蒙古语的“aldalqi”呢？怎么能证明这一文献记载正确无误呢？在此，特请教方家。

这里我们还要提及著名的庚子年（1240）紫微宫碑（在河南济源，碑文照片见蔡美彪编著《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此碑刻有汉文和蒙古文两种文字。汉文在右部，是也可合敦大皇后和皇妃懿旨；蒙古文在左边，是一道令旨。对蒙古文部分的解读，国内外学者们意见很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有的字写得有误或不甚正规，几个词的读法迄今没有解决。其中就包括一个关键的动词，其词干为 alda-“治罪、处罚”，对此大家的看法一致；对于 alda-后连写的一个字母和其后独立的一个书写单位，则众说纷纭。蒙古国 D. 图木尔陶高教授在其主编的《13—14 世纪回鹘式蒙古文文献》（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6 年）中，综合国内外多位学者的意见后他所采纳的转写是 aldaq šitü。现在，我们以 buralqi 推测“按达奚”应是 aldalqi，依此，我以为紫微宫碑蒙古文这一个词应是 aldalqitu：在原文 alda-后连写的-γ 为-l 之误；最后部分应读作 qitu，这是在 aldalqi 后加构词附加成分-tu 构成的形容词，义为“有罪的”。如果我们这一读法不错，那么 aldalqitu 与其后的蒙古语词 boltuγai “成为”（动词第三人称祈使式）构成一个词组，而这里蒙古文词组所表达的意义正好与汉文懿旨中的“要罪过者”（要治罪）完全吻合。

（作者照那斯图，1934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收稿日期：2009 年 10 月 20 日

① 转引自孙伯君《圣彼得堡藏女真文草书参叶汇考》，《北方文物》2008 年第 3 期。

② 金启琮编著：《女真文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索引第 22 页。

③ 照那斯图：《释蒙元时期长方形圣旨牌文字》，《民族研究》2007 年第 4 期。

④ 转引自蔡美彪《叶尼塞州蒙古长牌再释》，《中华文史论丛》（总第 90 辑）2008 年第 2 辑。